

## 读一本真正的书

校园里最热闹的就是秋季的运动会了。在秋天依然灼热的阳光下，所有人都处在欢腾之中，跑着，跳着，叫好，欢呼，还有到处逛的……就好像是秋天牧场上撒欢的马群。

但那一次运动会，大概是前年，当我穿过喧闹的学生，从主席台侧面下来时，却发现一个女生坐在看台的阴影里，独自翻看一本书，她的安静和周围的热闹形成对比。操场好似喧嚣的大海，而她在不被浪涛影响的深地。

书很厚，我走过去瞥了一眼，是《静静的顿河》。我很吃惊，现在还有人看这么厚的书吗？知道这本书的孩子已经很少了吧！我没有打扰她，只是悄悄拍下了她读书的照片。

作为语文老师，我干的是一个需要读书的职业，好在也喜欢读书，因此并不觉得苦恼。我也经常带学生读书，还在学校大报告厅举办读书报告会，让他们分享自己的读书体会。那些年，我和学生一道读了很多好书，《论语》《老子》《追风筝的人》《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》《哲学的慰藉》，还有朱光潜先生的《致青年的十二封信》等等。学生不仅读，而且写。他们写经典阅读，说“这是从机器和商品的统治中站立起来”；写余光中先生，说“老先生在冷雨中安放灵魂，却仍无法心安，他的眼中总有温暖的故乡，笔下皆可送我们去祖国的每一寸土地”；写陶渊明，说“他授予我们永闪光辉的自由、和谐、诗意”。学生的读书笔记，如同晨光下的小池塘，虽不算深，但总有思想的粼粼波光，叫人欢喜。

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家长也跟着一起读书。好多家长在遇到我时，都会聊聊自己读书的感受。一位家长说，读了《致青年的十二封信》，知道了“生活是享受，是领略，是‘培养生机’，而不是为学问为事业而忘却生活”，他说话时眼睛闪着亮光，那是一个困在工作中的成年人重新发现了“生活”的欣喜。

后来，一位作家，也是我曾经的学生，把这些读书的故事告诉了著名学者刘再复先生，又向我转达了刘先生对此的称赞：“（把好的作品）传达给更多渴望心灵成长的子弟，这是很有诗意的事。”这真是意外的惊喜。

学校本来就应该读书的地方，因为大家都说，老师是“读书人”，学生是“读书郎”。但可惜，在本该读书的地方、本该读书的年纪，去读一本书，却并非是件容易的事。说实话，现在的学生太累了，教育也太着急了，甚至连读课本都觉得慢，要用试卷和应试技巧代替，哪里还有时间去慢慢读书呢！我也难得再有时间带学生一起读书了，往往是在讲到什么的时候顺带介绍几本相关的书籍，让他们自己买来读读。如果有学生去读，我便满心欢喜，觉得在一方心田里种下了一颗读书的种子。

在我看来，读书是一件多么好的事啊！诗歌的陌生感连着日常的创造性；小说叙述的不仅是故事，更是人的生存伦理；散文如同漫无边际的生活，是思维的散步，更是生命的休憩；而学术文章、著作则是人类向未知世界进发的步伐，一个个谜团显露了真相，又带来更多思考。甚至，伟大的作品塑造了一个时代，要理解时代，就要去阅读那些伟大的作品，比如莎士比亚，比如杜甫。

那个突然出现在我眼前，坐在影子下读书的学生，是不是一个提醒呢？告诉我们仍要带着学生一起读书，读一本本真正的书，这是老师对学生，也是大人对孩子的责任。于漪老师说过，教育的核心在精神的成长，而一个懂得从书籍中汲取力量的人，会不断在人海里褪去旧壳，长出新的血肉。

一本真正的书，拿在手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：它来自草木，却超越万物；它源于丰富的心灵、智慧的头脑或是清洁的精神，又顺着目光，迈向千千万万个读者的灵魂。书和人，或许相隔万里，或许相距千年，但总有那样一个奇异的时刻，于某个寂静的夜晚，书籍唤醒了读者，一轮新月从天地初开的混沌中升起。



舒兴庆，中学教师，诗人，在《中国德育》《诗江南》《安庆日报》等发表论文、诗文近百篇，部分收入全国语文教育、诗歌、随笔年度选本。曾获安徽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、中华书局伯鸿书香奖。

## 苦瓜之苦

刘奔海

我是到了中年以后才开始吃苦瓜的，因为它的苦。而现在爱吃它，同样因为它的苦。

很小的时候，我就初尝到了苦瓜的滋味。一天母亲从地里摘回几个苦瓜，笑着问我没见过这种瓜，我看到它青青的表皮疙里疙瘩的，像癞蛤蟆的背，用手摸来摸去，想吃却又不敢吃。母亲说，这叫“苦瓜”，是一种味道很苦的瓜。我以为母亲骗我，瓜都是甜的，哪有“苦”瓜呀？

母亲清炒了一盘苦瓜片，端上了桌，我瞅着那盘令人垂涎欲滴的菜，拿起筷子夹了一片放进嘴里，一嚼，啊，满嘴都是苦味，像药一样苦，于是赶忙咬了一口馒头，把苦香味压下去。还真有这么苦的瓜？从此，苦瓜的苦味便深深地印在脑海里，我再也没吃过它，每次看到餐桌上有苦瓜这道菜，我就想，这么苦的瓜，怎么还有人爱吃？

长大后成了家，我也开始学着烧饭做菜，也需要经常去菜市场买菜，但苦瓜我是从来不会买的，每次看到菜摊上的苦瓜，那种苦涩

的滋味便条件反射般在口腔里蔓延。

一个夏日的清晨，我又去菜市场买菜，在一个菜摊前停下了脚步——却是被摊上的苦瓜吸引，那苦瓜快要熟透了，青绿中透着橘黄，很是诱人。摊主是一位中年大姐，她看我注视着苦瓜，笑着问我：“大兄弟，买苦瓜吗？”我赶忙摆手，说太苦了，不敢吃。没想到大姐立刻反问道：“你没吃过苦吧？苦瓜都不敢吃！”吃“苦瓜”与吃“苦”有什么关系？难道吃过苦，苦瓜就不苦了？可转念一想，从小到大，人生道路虽不算曲折坎坷，可确实也吃过不少苦，那么多的人生之苦都吃过，难道我还怕吃苦瓜？大姐的激将法还真管用，于是，我第一次买了苦瓜。

回到家剖开几个苦瓜，想不到里面竟是宝石般鲜红欲滴的苦瓜籽，我忍不住捏出一颗放进嘴里吮吸，外面那层膜衣甜丝丝的，像糖浆，原来苦瓜也有着一颗颗火红甜蜜的心，它都被包藏了起来。妻子把苦瓜切成薄片，在开水里一焯，又用油盐酱醋一拌，一盘凉拌苦瓜便端上了餐桌，看着这盘清爽诱人的苦



草原之家 李昊天 摄

### ◇人间小景

## 院中小记

灵玲

月光照进老院子时，旧楼一下子灵动起来，它们打开所有的灯，明亮所有的陈旧，如繁星，闪闪烁烁在不见天日的黑夜。皎洁的月光也照亮了自己的明亮，璀璨夺目。

每扇玻璃窗里，正在进行每间屋子的故事，场景一览无余地公布在月色里，洁白得像一场倾诉。

月亮无言，旧楼未沉睡，星星眨着眼睛，与楼里的人倾诉个没完。这样，好像没有白褂子什么事了。他们敲打着键盘，一遍一遍查阅今晚的重点对象。哦，不是倾诉对象，红框框里标注的是楼里的重点保护对象。

月光下的群楼，灵动起来的旧楼下，人影憧憧。没有了青天白日的“颜色”，幽静月光使得各种心灵稍事平定。人们走在自己的影子里，掩盖了地砖的原有面貌。

地砖引导着不同的脚步走向南门走向北门或从南门、北门进来，走向灵动的旧楼。

进来的人三三两两地踏在青石砖上发出不同的声音，咯噔咯噔的皮鞋声，咚咚旅游鞋

沉闷的响声，懒散的拖鞋无节奏而凌乱的踢踏声，他们手里有拎食品袋的，有拉行李箱的，腕上挎只公文包的，还有三五成群边走边小声商量着什么的，都和住在旧楼里的人有关……

从北门进来一位戴眼镜的中年，步子走得急，也没有声音。西服随意敞着，露出里面的驼色羊毛衫及戴在胸前的工作牌，蓝色牌子上写着字，由旧楼挡着，月光无法照亮，那些字模糊地随主人穿过黑暗，走进宽敞的十字路口，往东拐，他的运动鞋上才落满月光，显得格外洁白干净。他具有高个子与矮个子之间平均值的身高，属于腕上挎包的类型，正一步步地朝综合楼走去。

月下的综合楼，灯火通明，强烈的光灼人的眼睛。他的视线模糊了，不得不停下脚步，取下眼镜，掏出纸巾擦擦镜片，再戴上时，明了了。白天拥挤的群楼里悄无声息的幽暗与神秘全然消失，他也就不再徘徊在无法解感的思绪里：究竟哪里不好？循着灯火通明，溢出来的光大胆地无限地投射向未知的黑暗。无境的黑暗仿佛

瓜片，我夹了一片放进嘴里，一丝淡淡的苦味在舌尖上缭绕，我缓缓地咀嚼着，眉头皱了起来，那清苦的汁液冲击着味蕾，我感到了越来越浓的苦涩；可渐渐地，那苦味便在舌尖上慢慢消散，分解成了各种甘香的滋味，就像一束太阳的白光，分解成了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彩颜色。我顿觉神清气爽，闭上眼睛，微笑着享受这种苦尽甘来的愉悦。

又想起了小时候那次吃苦瓜的一幕，我想，如果当初只是轻浅地品尝便拒绝了那种苦，又怎能品味出那苦之真谛？

看来，吃苦瓜需要慢慢品味，浅尝辄止可不行。这么多年，我竟对苦瓜误解得那么深。我忽然又想到了那位大姐问我的话，“你没吃过苦吗？”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不可能没吃过苦，其实人生就是一种吃苦的过程。越没吃过苦的人越怕吃苦，而只有吃过了苦才更能享受到生活的甜蜜，也才会把吃苦当成人生的常态。

吃过苦的人，他的目光坚毅、面庞冷峻、步履稳健，面对苦难不逃避、不退缩，学会了坦然面对一切，就连吃饭时也表现得不慌不忙，像老牛吃草从容不迫地细嚼慢咽，乳白的津液在嘴角流淌，牛眼里满含着幸福；吃过苦的人，品尽了苦尽甘来人生滋味的人，才愿意吃这种综合了舌尖百味的苦，也才能品味出苦味中的芳香之味。

散发某种力量，唯灯火通明的旧楼里的人受益，甚至受益终生。至于原因，也许住这里的人，和院外的亲属都对旧楼多了层认知，生命的认知。

难道这就是灼人眼睛的缘故？他想着，又摘下眼镜揉揉忙碌一天的双眼，迎着灯火通明，大步跨进去。

一楼大厅设定的电梯永远无声地等着你，到了只是提醒，只是提醒，从无数次的提醒中提醒。他记下了，亦忘记了。

那道走廊，那间明亮的病房，是他即将到达的地方，那么长，又那么陌生。他很不习惯地快步往前走，亦真亦幻的脚步怎么走到这样的地方？猛然，他听到一声熟悉的咳嗽声。啊，前面，是他将要去的地方，就在走廊尽头，一间明亮的房间里。

走廊不再那么长，房间也不再陌生。里面的人，刚才咳嗽的亲人，躺在床上等着他。

门一推开，多么熟悉的面孔，多么熟悉的微笑，多么熟悉的声音，一屋子熟悉的气息，亲情与陪伴装满陌生的屋子，和灯光结伴溢出，投射向无尽的黑夜。

月光将灵动着的旧楼的影子渐渐拉长，向深夜倒下去，拾不起来的灯光，暗下去，沉到黑暗里。

他回到那条进来的路，长长的影子走在地砖上，掩盖了地砖原有的面貌。一回头，他看见综合楼的灯光，灼人的眼睛。

后，山里人不用再靠天吃饭，千年旱地变成了良田，太行山也因这条水渠而更加秀丽。

山村变美了，山里人的生活更加便利了，山里人对雨的渴盼与热情却没有减少，那份对雨的眷恋可能早已写进了山里人的血脉中。山里人觉得，雨原本就应该属于大山。在城市里，雨会失去生机和活力，雨水从天而降，落在高楼上，打在各种各样林立的招牌上，始终无法归入大地——是的，地面全是柏油 and 水泥，雨水不被接纳，没有容身之地。于是，它们发出硬邦邦的声响，像一声声叹息。

在山里就不一样了。雨还未来，大地就已袒露胸膛，用十足的诚意迎接。树木、花草、庄稼，它们都欢欣鼓舞，激动地拍着小手。在山里，你听到的只是单纯的雨声，而不是雨水撞击各种物体发出的聒噪，无端让人心烦。即使打在房顶的青瓦上，那声音也是温润的、动听的。自然终究融于自然，雨在山里哗哗下着，给人的却是一种安静祥和之感。

我喜欢太行山，也喜欢太行山的雨，尤其是在炎炎夏日，雨水慷慨落下，滋润万物，更滋润山里人的心灵。山里的雨，记录了山里人千百年来质朴与善良，也见证了山里人的勇敢与拼搏，以及一代代人追寻美好生活的企望。

## 失途马

张港

风微云高日丽，草青花红羊肥，最好时节到草原了。红马白马菊花马，左五六、右七八，低头啃草，尕蹶子撒欢儿。老牧人毕力格就觉着日头爷儿在后背挠得痒痒的，就想眯上一觉。忽的，坐下马脖子一抬一弯，嘶鸣出怪怪调。老毕力格眯眼一望，啊呀——可不得了，苔条从那儿倒个人。毕力格打马驰去，果然是个人。黑袍黑帽，城里人，抽搦得腰一弓一弓，一滚又一翻，咬牙又咧嘴。这人说：马打前失散了脚，摔成这凉锅贴大饼子。

毕力格将人弄进白碱房，换衣裳，搓红花，灌热奶子，捋脖筋伸大腿。这人脸渐红，五官也正了。毕力格认出了：莫不是，城里天增号王掌柜？

是是是，免贵姓王。王掌柜对老毕力格又抱拳又施礼，说这是救命之恩，不是您老人家，命就扔荒甸子喂狼了。

王掌柜拧拧脑袋伸伸腿：伤只在皮肉，疼的可是心，花大钱买的大白马，它扔下我跑了，也不知去了那儿。

王掌柜掏出钱，摆成两摞，一摞谢老人家，再一摞是要买一匹好马骑回城。

毕力格摇了摇头，说：一把草药一碗奶子，上不了秤盘也扯不开量尺，芝麻星点个事儿，也能拿钱说话？要马那中，钱你揣回去。

救了命又送马，这哪使得！这哪中！

也不买来也不是送，只是借你用一程。

王掌柜千恩万谢：定归还，定归还，完璧归赵，不差你一根马毛。

毕力格带王掌柜出房，唤来一匹紫骝老马。看这马，戗毛倒刺，瘦骨支撑。王掌柜眼睛可就在大马群里逡摸了，心里话：膘情好，齿口好的大马有的是，偏偏借我这么一匹马！但话没出口。

毕力格对马唱：马识途，识途马。送客人回到家。一边唱一边唤马捎进轺子，抹上笼头，搭上三花。白了王掌柜一眼，接着唱：马贵皮下骨，马宝精气神，好马千里能识途，好亲好马自家入……

毕力格抱两三抱干草：酸浆子消火不着病，碱草吃了骨头硬，捞刀秧小叶樟，百里千里稳当当……

毕力格拍拍马背，抹抹马鼻梁，跟王掌柜说：你有伤，就甭骑了。这些草，足够吃个来回，你就骑车上睡大觉。不用吆喝，别用鞭。来去我都交代了，这马顺当带你到城里。一到家你就松了缰，它自个儿就能回来，省得你二百里地再折腾一趟。草在车上，足够了，够了——

王掌柜嘴上说：有这等好马？有这等神马？自己能回来？千恩万谢，说些滴水之恩涌泉报，上车回城。

小雨一场草深一层，白发毕力格板上手指头：都这老些天了，咋不见马回家。怕是道上……也就二三百里的脚程，不能啊……不敢想，越想越怕。可借出去的又不能上门讨要，那事又不亮堂，嗨——等吧！

云压月，风敲门。毕力格又扳了手指头，心上翻花乱滚，像有人一大把一大把火上添柴。得进城！不进城找马，非憋出盘蛇疮火疖子不可。

毕力格进得城里，七拐八拐寻到天增号。怎么看大匾大字也是“天增号”，毕力格前门后门转来转去，抽鼻子扯耳朵，犹犹豫豫没迈过门坎。

第二天一早，毕力格又到天增号，贼踩点儿似的转悠。伙计上下打量他，说：你转两天了，看衣着，是草地的来的，你是——叫那个毕力格？

是，正是。快快，里边请！里边请！

毕力格问：这可是天增号？您这话说的，那还能假！大匾上明明写着字。可是，可是，怎没听我的马声？

王掌柜已经出来，行礼作揖，千恩万谢：马就在后院，只是想喂上膘长些肉再放回去。

见到马，王掌柜拍着前胯后尻说：专人伺候着，一没套过车，二没搭过鞍。俺有钱，挑好的，补养，猛喂。

毕力格大惊大炸高跳脚：咋成了这样？眼前这马，毛尖浸油，肋骨让肉填得满满。识途马微微对毕力格打个响鼻，低头吃料。

王掌柜一百个一千个要老人家留饭。毕力格抚摸马耳，抚摸马鼻，眼仁儿由黑变红，一巴掌擂桩上，拽开缰，拉马走人，没一句话。

晃在车上，老毕力格疲惫欲睡，放任那马自己小步慢走。走了一程，毕力格一睁眼：我的天！哪是回家的路！毕力格大火烧心，扯马回天增号。

毕力格立门外大叫：喂了什么？这马废了。伙计躬身道：红谷子，整麦粒，黄芪水，枸杞汤……俺掌柜叮嘱，这马瘦得不行，大补才是……

毕力格一脑袋儿跌地上：好好个马，让你们——补成废物，连回家的路都识不得了。

